

遥想杏花微雨

□王永青

有人说雨是精灵，涤荡万物，澄明世界。大雨倾盆、细雨如丝、烟雨蒙蒙，同样是雨，别样滋味。

就像这料峭春寒的时节，明明约好披一身春阳，等你，偏偏绵绵的春雨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翩然而至，是该惋惜，还是欣喜？酷热难耐的午后，期待一场凉风挟带骤雨的清爽；寒可凝墨的隆冬，期盼瑞雪初霁的暖阳；山花烂漫的缤纷，邀你赴一场春意盎然的盛宴……诸多的机遇是缘分，即便你不相信冥冥之中的注定，想要抗争，但总有些许无奈，拗不过，那就坦然接受。可遇不可求，常常与豁达从容并行而立。

临窗而立，细雨无声。虽然响不起滴答的雨点声，只是看地面湿漉漉，看行人身上裹的雨衣、

手中执的雨伞，才恍惚看到雨的情态。沾衣欲湿杏花雨，需要在合适的时机走进山林。热烈、纯净、明艳，杏花映入眼帘的感觉就像猝不及防撞上了惊艳，远远闯进视野，堪比一见钟情似的怦然心动。隔着无数的高楼紫陌，终也望不见杏花怒放的层峦，那一幅沾润雨露开满枝头的景象似乎更让人神往沉醉了。

一样的雨，下到不一样的物体，呈现截然不同的感觉。雨落在刚刚萌发的草叶上，衬着嫩绿，油亮的新芽，先是针尖般的点状，一点一点越集越多，接着薄雾般渲染、覆盖，水气伴着雾气，形成千丝万缕的行云流水，终于滑落入地，小草却越发绿得耀眼。雨啊，倘若落在人家屋顶那黑色的防水墙上，则妥妥地一片乌黑，就是在水的折射下，最多显出几分黝黑的锃亮，怎么也焕发不出让人赏心悦目的色彩，看着不由自

主地让人心生厌弃。可让人惊奇的是，雨若落在那正绽放的花树上，不管桃花或者李花，抑或不知名的花，那自然是另一番感觉，花瓣雨，雨拥花，纵使不在江南，也仿佛梦幻般营造了一幅烟雨苍茫的图画。雨的微妙，润万物却不改万物之本色。

一样的雨，下在不一样的位置，亦是天壤之别。落在高处，初始居高临下，继而顺势向下奔涌。落在低洼之处，无须流淌而自在汇聚之处，少了坎坷的经历，却殊途同归。细想来，人何尝不似这雨？处在不同的位置，看人看事的角度、态度、眼界相应受局限。所谓涸辙之鲋不待西江之水，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深谙其境，旁观者不过是闲谈阔论罢了。“一家伙揍死七个”的小裁缝如果仅仅甘心过缝缝补补的日子，便不会给后人流传下精彩纷呈的故事。小说中虚拟的纣王一声令下

“脱水”，让多少英雄折腰成为一纸空空的皮囊，开启未知蛰伏的黯淡岁月。

一样的雨，下在不一样的时间点，好与不好全在一念之间。久旱逢甘雨，是梦寐以求的人之常情。屋漏偏逢连阴雨，是不见天日的痛心疾首。不需要解释，喜欢选择哪个时间节点的雨，人尽皆知。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乐意，雨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下时自然下，不到下时任你祈求，作用似乎也不大。四季轮回，人世荣枯，人生各个年龄阶段遭遇各种情形的雨，是拼命抗争，还是随遇而安，是逆境反转，还是波澜不惊，原本没有优劣、对错之分。以前，认为《围城》中方鸿渐只是在围城里绕，后来渐渐明白：这种绕何尝不是他自我愿意选择走的人生？只是未必有很多人会像他这样幸运，还有这样一座可以绕的城，有些人可能连城都没

有，甚至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未思考过，应该围着什么绕、绕什么。然而，这样，也走完了一生。

万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万变，世界总是很公平，人对物一样。就像这无边的雨丝，沾润了我，也濡湿了 you。小王子苦苦追寻心中那株玫瑰，乔纳森执着于梦想而飞翔，东坡告别子由“独骑瘦马踏残月”的怅惘，经典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们发自肺腑，真情流露，说不上谁好谁坏，谁高谁低。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敢与命运抗争的人成了伟人，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凡夫俗子。

心中的杏花微雨，一直在下个不停。

时间的海洋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仍不失那份赤子之情，惦念着梦想中至真无瑕的美。千疮百孔之后，仍然保留最初那开心的因子。心有此花，爱意处处流露；心无此花，不如浮萍一过。

乡村印象

□一尘

燕子

二月的清寒里
燕子比春风
更像一把剪刀
它从南边飞回来
剪裁我的村庄
为落寞的春天
剪一袭披挂的衣裾

树的手臂高举起
那只空空的鸟窝

在不远的城市，高楼
掩藏着一个个空巢
像镂空的花雕

在我心里，空巢
是一个个虫蛙的
巨大黑洞

快递

我很想把自己
打个包，快递给你
寄给你的
不止剔透晶莹
连我的杂质、尘土
和我的风风雨雨
我的绽放和凋落
风暴、阳光还有潮汐

空巢

在空旷的乡村
剩下无人照顾的咳嗽
和寂寥的犬吠

我很想把自己
邮来，请你收下
如果你不签收
就不必退回了
把我转发给白云
或大海吧

在路边的寒风中

惊蛰是春天的闹钟

□李秀芹

蛰，藏也；指动物冬眠，藏起来不食不动。惊蛰是春天的闹钟，春雷滚滚，闹铃一响，蛰伏于地下的各种虫子都被惊醒了。惊蛰时节，天气转暖，雨水渐多，万物生机勃勃发，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春耕。

在山东老家，惊蛰前春耕已经开始，惊蛰是春耕最后的一声响铃，农谚云“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到了惊蛰，“九九”已尽，“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歇”，村里最懒的人也得拍拍身上的瞌睡虫，扛着农具到田里干活。错过了春耕，就是错过了一季乃至一年的收成。

过去，惊蛰时节，是农民最忙碌的日子。现在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有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履带式遥控耕地机，农民也可以坐在地头边喝茶边耕地了。

孩子姑姑家有两亩地，虽然她家没有无人驾驶的遥控耕地机，但村里人有，按小时收费，可以花钱雇耕地机耕地。这款旋耕机不仅能耕地，还能除草、开沟、喷药、施肥，农田里的活儿交给它，都给办得妥妥的。

孩子姑姑也有了富余的时间，她和我约好，去哪里看桃花、哪里观杏花、哪里赏蔷薇，惊蛰时节这三种代表性的花信一样也不能错过。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桃花、杏花和蔷薇也从古诗词里走进生活，农民的惬意与自在在惊蛰被激活。

惊蛰是春天的闹钟，它喊醒了春雷，喊醒了蛰伏一冬的虫子，喊醒了山谷田地，万物复苏。这个时节，人也应该唤醒沉睡的内心，赴一场春天的浪漫和清新，把美好和幸福装进行囊，开启心灵的春耕。



高天上流云

□涂启智

一只鸟儿，高视阔步，神情悠然，它落到高高的树梢上，稍事休憩，又振翅起飞。一双举重若轻的翅膀，在极有节奏韵律的扑闪中，渐次打开天空的辽阔。

蓝天如洗，仿佛湛蓝色的安静的湖水。几朵轻盈的白云，犹如绸带，或是一群若隐若现的鱼，在一望无际的蔚蓝中自由自在游弋。没有目标，走哪儿黑、在哪儿歇；没有方向，不用考虑风往哪儿

吹；无忧无虑，就那样随心所欲，信步飘移，不问南北西东。长空万里，何处不是云家乡？

我喜欢观赏这样的高天上流云。天，无边无际，边界在想象之外；云，无牵无挂，潇潇洒洒浪迹天涯。高天上流云，流动博大、雄浑、唯美、浪漫的意象。我常常驻足，引颈翘望，很是羡慕那一片片流云，来去自如，不带愁颜。甚至，我希望自己也化成一片云，“跳出五行外”……

高天上流云，并非都是诗情画

意或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天空晦暗，乌云滚滚，紧接着，狂风暴雨，飞沙走石。乌云总会吹散，暴雨终要停歇。因为见识了风霜雨雪，我们会更加喜爱风和日丽的高天上流云，就像经历了人生的艰苦磨难，我们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甘甜。

古代那些武功盖世、仗剑闯荡江湖的侠客，形同高天上的流云，来去无影无踪。只是，这些侠客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以致辜负多少深情痴情。《射雕英雄传》中桃花岛主

黄药师，个性孤傲，衣袂飘飘，“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是其超尘拔俗气度之写照。黄药师一心追求绝世武学，其妻冯衡因两度依靠惊人记忆为其背诵默写《九阴真经》而香消玉殒。这成为大侠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与遗憾。因为心中总有牵挂，尽管武功卓绝，黄药师似乎难以成为高天上的流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算是一位行云流水般的隐士。他挣脱俗世尘网束缚，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子。在东边的园圃采摘菊花，不经意抬头一望，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何其逍遥自在，多么田园牧歌！假如欣逢盛世，陶渊明会不会由执意出世，转为积极入世呢？

苏东坡不是侠客，也非隐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仕途坎坷，遭受许多挫折磨难，但他不向岁月妥协，不向生活低头，精神气质就像高天上的流云，旷达、洒脱、奔放、豪迈。“人生到处何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地上的爪印，要么被新雪覆盖，要么被阳光融化，或是被其他外力破坏，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人生的遭遇也是如此，何必在意那些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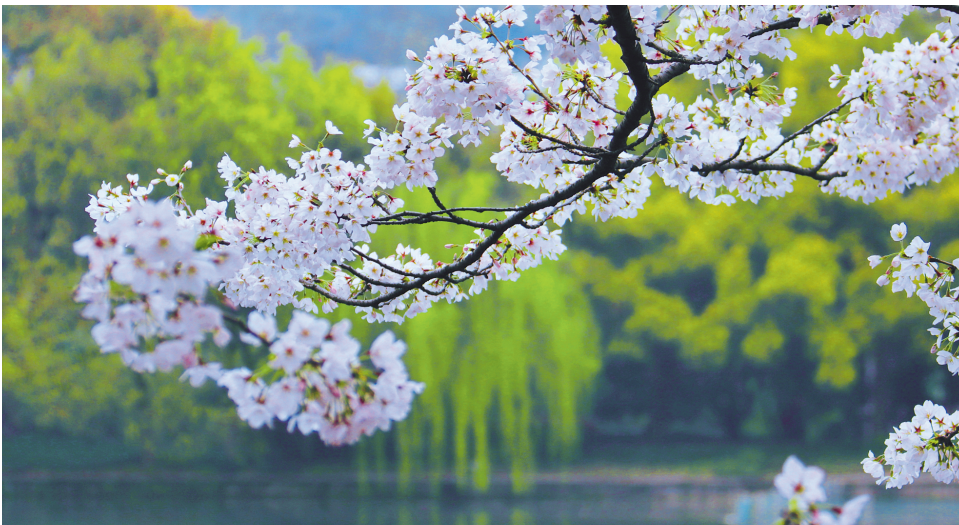
喜悲欢呢？正是因为苏东坡具有如此这般的大器量和大境界，他身上才时时闪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深邃睿智光芒，慰藉了自己，也温暖了世人。也因为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苏东坡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东坡还是“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标本。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饼、东坡豆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酥……带着叫人馋涎欲滴的人间烟火气，永世流传。

猜想，高天上流云，不会一生都居无定所。如果一朵云仍在流浪，或许是它尚未找到归宿。那些如同雪原、棉花团或是大海中的朵朵浪花一样的白云，是否寻到第二故乡？

我从老家来深圳打工的前几年，尽管在出租屋里安顿下来，然而灵魂就像高天上的一朵流云，有些惶惶，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将被命运的风吹往何处。多年以后，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给我以深刻的抚慰。最近，我和妻子一起收看电视连续剧《人世间》，当听到主人公周秉昆提到谁家孩子只身前往深圳，我立马眼前一亮，感到分外亲切。妻子忍不住笑道：“你已经把深圳当成家乡了！”

樱花烂漫

□徐晓娟 摄



望春风

□李学栋 摄